

今文周易演義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朝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繫辭上傳傳去

本義无經可附。非謂如彖象傳附於六十四卦如
今文也。乃謂不曰彖象而總曰繫辭者。以无彖象

辭可附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尊卑。猶言上
下。乃健順之由也。定者。各居其所之謂。○言陰陽成形
之大者。爲天地。而天尊地卑。尊者確然而在上。健之義
也。卑者隕然而在下。順之義也。乾坤之理。具於實體者。

如此則易中之卦純陽至健而爲乾。純陰至順而爲坤者。於此而定矣。八卦皆然。獨言乾坤者。舉一以例其餘耳。抑亦以諸卦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高兼天地人物而言。如尊卑君臣上下長幼大小。夫喬之屬皆是也。陳列也。位者以序而列之意。○法象在天地間等類不一。故有居下而爲卑者矣。有居上而爲高者矣。或卑或高。雜然陳列。而易之貴賤卽此位焉。蓋一卦之體外爲貴而內爲賤。六爻之分乘爲貴而承爲賤。其位次各有所存而不亂。亦若卑高之陳也。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斷音

常猶常道常理之常言其性之一定而不變也。斷分判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造化人物之屬乎陽者爲開闢爲發舒爲流盪而其動有常其屬乎陰者爲閉藏爲收斂爲停蓄而其靜有常也。雖其互藏之宅間發之時未必无相涉者然非其常矣。是以易中卦爻之陽而性動者稱乎剛陰而性靜者稱乎柔。凡其奇耦以爲質消息以趨時者皆卽此而判焉。蓋性之有動靜由稟之有剛柔故其爲類如此。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者情動之始。物則指人而言之也。類聚則群自分。對舉之。互文也。生謂生於善惡。○言天下之事情有善惡。

而衆理象欲以類而聚。物類亦有善惡。而同道同惡。以群而分。此陰陽淑慝自然之理也。易之吉凶實肇於此。蓋卦爻占決之辭。有時之息事之當。而吉者。即事物之善。而惠迪者也有時之消事之失。而凶者。即事物之惡。而從逆者也。言吉凶則亨利无咎。災眚悔吝之屬皆在其中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現音

成者。陰陽變化而成也。象形。即變化所成之體。○陽氣之輕清者爲天。而不一於陽。代明爲日月。森列爲星辰。作止推遷而爲風霆寒暑。有以成輕清之象也。陰氣之重濁者爲地。而不一於陰。流峙爲山川。發育爲動植。各

一其性而爲水火土石有以成重濁之形也。凡此皆實體之變化。而易之變化。卽見於此矣。蓋著策所據之卦爻變化无方。陽窮於九則退而化以爲八。卽象形之陽化爲陰也。陰窮於六則進而變以爲七。卽象形之陰變爲陽也。○此一節言易之爲書。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而吉凶變化无所不備。然皆非聖人私智之爲也。不過因陰陽之實體而摹寫之耳。學者卽此而參以邵子觀物之法焉。則易之學廣矣。胡氏以畫前之易爲言。蓋卽朱子所云未畫之易。但於本義不合耳。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相猶互也。摩。摩戛也。盪。推盪也。○此言易卦之變化乃

成易之由。與上文所謂變化者。其指自不同也。言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畫奇偶以象之。是則剛柔之謂也。然立象盡意。變化無窮。故以一剛為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太剛少柔。以一柔為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爲少剛太柔。而四象生矣。太剛交乎少柔。而乾兌生。少柔交乎太剛。而離震生。少剛交乎太柔。而巽坎生。太柔交乎少剛。而艮坤生。而八卦成矣。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變化之見於小成者也。乾兌離震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爲三十。有之之陽卦。巽坎艮坤之上。亦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爲三十。有二之陰卦。而六十四卦成矣。所謂八卦相錯。因而重之。乃變

化之見於大成者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无不在其中矣。此節正指橫圖而言。乃聖人作易之事。然畫卦時一每生二。初无摩盪之實。此云爾者。特假借以明其意耳。亦猶揲蓍之言參伍錯綜也。○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謂易卦之變化如此。非承上節變化而言也。下二節放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風亦云潤者。承雨而言爾。猶記所謂暖之以日月也。一者。循環不窮之謂。○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搏擊而爲雷。霆則雷之奮迅者也。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洽而爲風。雨則氣之和暢者也。鼓之云。

者。震驚發洩。而時氣以動。潤則披拂。細縕而時氣以洽。矣。日陽精明於晝。月陰精明於夜。二者運行而升沈晦朔。代明不窮也。寒者陰之肅。於時爲秋冬。暑者陽之舒。於時爲春夏。則又屈伸相感。而如環无端焉。凡此皆成象之實體。而易理之著見也。蓋八卦之象。橫圖之位。圓圖之運。於天象各有所似。故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細縕。无極二五爲之根抵範圍。而萬物生焉。陽而健者。乾之道也。乾道之凝聚。則成男。體一而實陽之氣也。性動而健。陽之理也。在人。則爲父。爲夫。在物。則爲雄。爲牡。而凡男皆乾之所成矣。陰而順者。坤之道也。坤道

之疑。髮則成女體。二而虛陰之氣也。性靜而順陰之理也。在人則爲母。爲婦。在物則爲雌。爲牝。而凡女皆坤之所成矣。此又成形之實體。而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二篇之剛柔。皆有合焉。亦易理之著見也。○此二節承上言易書之作。因乎實體。故其既作。而實體之間。无非易理之著見也。蓋凡造化之所有。皆易書之所有。此所以爲著見而流行變化之妙。非觀物者不能識也。獨舉變化一端。而天地卑高之類。因可推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管也。始。初也。始而曰大。謂其全也。作。造也。成就也。○此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雖乾坤一定之分。而其實有相

須之功。故凡人物之始也。乾皆有以主之氣。以肇其形。理以帥其性。時雖无質。而胚胎朕兆。已成於一施之初矣。其成也。坤皆有以作之。氣動而有所成。理行而有所主。莫不承乾而醞釀。時化以終其事矣。蓋凡物之爲男女者。莫不皆然。乃陰陽之不能相无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陽並音俱。

不難之謂易。不煩之謂簡。○物不自始。而乾以始之。又且无所不始。物不自成。而坤以成之。又且无所不成。若難且煩矣。然乾健而動。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萬物俱生。理一行而萬化即動。初无艱深留滯之勞。何易如之。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故承

氣以成形。因理以成性。不過就乾之授大始者而溫養成就之。初无所區畫增益於其間也。已不勞而事不擾。何簡如之。此乾坤生成之妙。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言人存心以健。一主乎理而不為私意之所累。則无艱深險阻之蔽。而其易如乾矣。應事以順。唯循乎理而不為物欲之所擾。則无私智紛紜之為。而其簡如坤矣。易則光明洞達。入无所藏。而出无所蔽。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會中之所存矣。故曰易知簡則徑直乎順。為已既約而為人自便。雖愚夫愚婦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矣。故

曰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易知則人任其信。聲氣相求而依歸自衆矣。故有親。易從則人樂爲用。彼此相資而其行有尚矣。故有功。向使立心艱深。舉動煩擾。則人豈不離心。而功亦安能獨成哉。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有親則因人之信從。足以驗吾所存之是。而精一自信。始終以之。故其中之所存者。可以至於久而不變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足以輔吾行之不逮。而兼人之能。爲己之能。故其外之所行者。可以至於大而益弘也。然謂

之可則僅可進於久大而猶未至焉者爾。或問有功可大之別。蔡氏曰。有功者。因人協力而事功有成耳。猶未能兼天下之力也。由是則天下之聞風者。无一人之不至。而吾之所兼者。无一善之或遺矣。以天下之謀爲己之謀。其謀不亦廣乎。此有功可大之別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夫久大而僅曰可。雖未能如聖人之純亦不已。巍乎成功。然涵養之力深。則非日月之至。克拓之勢順。則非淺狹之功。是乃盛德大業之階。而去衆人遠矣。此致曲之功。守而未化之地。所以爲賢人之德業也。按自易知而下。乃易簡之後。所必至者。此特細推而漸言之。非有等

級之相懸。爲學者馴致之次第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承上文言自可久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益醇乎醇。而與天地无二致矣。是以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蓋存理則易。循理則簡。故易簡者。理而已矣。既能易簡。而又造其極。則天下萬殊之理。莫不貫通於吾心。統會於吾身。而天地之所以與我者。无不盡矣。是故可以成人。位於天地之中。與之並立而无歉也。○此二節言兼體乾坤之德者。由賢入聖。而直與天地同體。猶中庸自戒懼而位育。孟子自信善而聖神者也。

右第一章

本義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指前四條。又言
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指中二條。人兼體之。指
末二條。乾易坤簡。故曰分。人易且簡。故曰兼。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繫音

聖人文王周公也。設陳也。設卦與末章不同。舉卦則爻
在其中矣。象謂卦爻本然之象辭。謂卦爻辭。吉凶所包
者。廣詳見首章。○此承上章而言。伏羲畫卦。則吉凶之
理已寓於圖畫之中矣。然非末世之民所能與也。文王
周公蓋有憂之。於是取伏羲所畫之卦。就圖所出而陳
設之。使卦爻燦然如指諸掌。然後從而觀之。以審其時
之消息。位之當否。而凡象之具於全體一節之間者。无

不有以見之詳焉。則伏羲之意洞然於二聖之心矣。由是因其時位繫卦爻辭以明全體一節之吉凶而示人以趨避之方。是以百姓之愚亦可與能而易之用廣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推通四反又音吹

此推聖人繫辭之由。言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者。正以卦爻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蓋卦爻之間九爲剛。凡剛皆柔之所推也。六爲柔。凡柔皆剛之所推也。往來迭居。初无定在。如此。夫剛推乎柔。則柔變爲剛。柔推乎剛。則剛化乎柔。而變化於是乎生也。是其變化之間。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无不具焉。則所謂吉凶者。固已寓於卦畫之中矣。聖人觀象而繫辭。其不以此也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憂慮也。虞安也。如家禮三虞之虞。此所謂象。猶云彷彿之意。非觀象之象也。下收此。○此申觀象繫辭之意。而以人事明之也。言聖人作易。因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據有辭之後。而觀則卦爻吉凶悔吝之辭。乃人事失得憂虞之象也。蓋人之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追訟前過而為悔。安意肆志而虞。則終召恥辱而為吝。此易之辭。所以為事變之象也。○本義末二句。蓋以發明上節之意。非正解本文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進退者造化之消息。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剛柔之已成者也。○此一節申剛柔相推之意。而以造化明之也。言卦爻陰陽相推而成變化者。乃進退之象。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者。乃晝夜之象也。蓋退極則漸長。而發舒於貞靜之後者。謂之進。即柔之變而爲剛也。進極則漸消。而歸藏於流行之餘者。謂之退。即剛之化而爲柔也。晝者陽明用事。而萬物照臨。即剛之顯著也。夜者陰暗用事。而群動宴息。即柔之晦冥也。蓋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其顯晦之最見者。莫如晝夜。故特指而言之。蓋剛主進而柔主退。剛必明而柔必暗。故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九六之變化也。三極理也。故不謂之象而謂之道。然其義則與象无甚異也。○言剛柔變化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是則所謂動也。謂之三極之道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初无一定之拘。是則天道之所以爲太極者然也。五上二爻既當乎天。則其或爲剛。即天道之陰變陽也。或爲柔。即天道之陽化陰也。此五上之動。所以爲陰陽之迭運也。推而至於三四初二。莫不皆然。蓋其所以爲極者。雖有不同。而其仁義時措剛柔交錯。則未始有異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故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兼陰陽。有陰陽則有變化。後章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

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者。皆謂是也。然自卦爻而析言之。則爻各一道。而太極本然之妙。无不各具於其內。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卦爻而統言之。則六爻道而三極大中之矩。又皆周流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至於二爻之中。或皆爲九。或皆爲六。則九爲陰變。六爲陽化。亦莫不有變化之道存焉。蓋太極之妙。其大无外。故无往而不相值也。○此以上言聖人繫辭之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樂音洛

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之意。居

而安。猶孟子所謂居之安也。易指卦爻。樂者有契於心。而无厭。數勉強之謂。樂而玩者。心所愛樂。而反覆潛玩之不置也。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而天下之動。无不具焉。尤在所當玩也。○此泛言君子學易之事。猶中庸戒懼之功也。言其身居處安固而不遷者。在易之序。蓋觀其陰陽消息剛柔往來之次第。以爲進退出入之度。而无終食造次顛沛之違也。其愛樂玩味而不置者。在爻之辭。蓋觀其假象明理稽實待虛之精蘊。以爲悅心研慮之資。而有優游涵泳厭飫之趣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靜也。非居安之居。蓋指未筮時而言也。動則以著問易矣。變即象也。占即辭也。所異者。未筮既筮之別耳。其所謂變。即卦爻之當動者也。詳見下傳首章。祐助也。○此詳君子學易之事。而并言其效。乃工夫之最要者。猶中庸慎獨之功也。言君子之於易。當其靜而未筮也。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則凡失得憂虞之象。吉凶悔吝之由。皆其心之所會也。及而動而既筮也。觀當動之卦爻而玩其占。則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占之決。又皆措諸事焉。如此。則動靜不違。而居安樂玩之功。无間矣。夫學乎易。即合乎理。合乎理。即順乎天。是以自天祐之。受百順之福。而有達順之利也。○此二節。言君子學易。

之事。蓋以明易之用。而又以見君子不負聖人作易之心也。

右第二章

本義聖人作易指前四條。君子學易指後二條。之事二字。通承聖人君子而言。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分言卦爻辭之通例也。卦本陰陽而成質。故有象。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所以像造化之運。而擬事物之理者也。象辭則統而言之。稱名取類。以擬其形容。莫非卦畫之似。卦材之宜也。爻雜剛柔而為用。故有變。變者隱顯貴賤。當否比應之殊。莫非因爻畫之值。而適

隨時之義也。爻辭則析而言之。支分節解。以觀其會通。莫非因情而遷。因動而效者也。夫象言乎象。語意峻潔。而渾成。又言乎變。條理精密而疏暢。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民行所由以濟也。要之二者皆有象變。夫子分屬言之。特取其尤切者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吉凶者。卦爻之辭也。其指卦爻失得。即卦爻之所具者也。下放此。此一節。合言卦爻辭之通例也。言卦爻之辭。有所謂吉凶者。乃言乎卦爻之失得也。蓋卦爻之中。時位才力。各有不同。而失得形焉。故凡時之消。位之不當。而才力又不足以濟之。則爲失。失則從逆而凶矣。時

之息位之當而才力又足以濟之則爲得得則惠迪而吉矣故蒙之吉凶言乎全體之失得爻之吉凶言乎一節之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悔我自尤也。理自內出者也。吝人尤我也。罪自外至者也。疵類也。○卦爻之辭有自凶趨吉而爲悔自吉向凶而爲吝者。蓋言卦爻之中剛柔雜居有向於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則內有自尤之心而悔生矣有向於失雖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則外啓招尤之象而吝生矣。卦爻皆然所以謂通例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

善猶能也。指卦爻所能而言。不曰言乎其者。省文耳。過
即咎也。○卦爻之辭。有云吉。雖未得而不至於凶。悔亦
已萌而不至於吝者。是剛所謂无咎也。言乎其善。補過
者。蓋以象變之中。有以處非其地。行非其事。承乘比應
非其人。而致咎者。然其間。不无一節之善。一念之良。焉
則能圖回更改。而補其所過也。此辭之通例。唯節之六
三。則不可以此例論也。○本義。卦爻辭。謂卦爻之辭也。
與總註不同。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列。分布也。易。自列之也。下文。齊辯。皆放此。貴賤。指六位
之上下位。即首節所謂變也。○此言爻畫之通例。以申

爻言乎變之意也。言爻言乎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焉。然列之而等級分明不相混淆者則存乎位而已。蓋爻有定位。位有上下。各就其承乘之分而觀之。則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處下而卑者皆賤也。貴賤之列。合爻位其奚以哉。按此貴賤與首章不同。故本義釋首章曰卦爻上下之位。釋此曰六爻之位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

齊猶類也。類之則小大俱齊矣。卦即象也。○此言卦畫之通例。以申象言乎象之意也。象之所陳。有小有大。然定其爲小大。而使不相雜者。存乎卦而已矣。蓋卦之陰陽。各有所主。故以陰爲主。而陰當用事者。其不弱。其道

私其類。慝而有依阿。渙忽之規模。則皆謂之小矣。以陽為主。而陽當用事者。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皆謂之大矣。此小大之分。必於卦而後齊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辯。分判也。辭。兼卦爻辭。○此言彖爻辭之通例。以申吉凶失得之意也。言位有貴賤。卦有大小。而錯綜更迭。失得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形耳。辯則有別。而趨避之途判矣。存乎辭者。言非卦爻所能。而存乎其辭也。蓋辭者。所以發卦爻之蘊。而前斯民之用。故能各辯其全體一節之失得。而得者言其為吉。失者言其為凶。向

之潛藏於畫象之間者。今皆昭著於文字之中矣。苟无其辭則吉凶終隱而莫之見也。何以濟民行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憂易憂之也。介善惡所分之路也。震易震之也。介與悔皆易中所有者。伊氏曰。憂者憂之於先。震者震之於後。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此亦辭之通例也。言卦爻有小疵則有悔吝。而易辭一遇悔吝則必憂之。慮遠說詳而不能自釋者。唯恐人之至乎是而欲其遠之也。然其所以憂之者无他。存乎介而已。蓋凡言悔吝則必有介存焉。是乃消長當否之間。善惡從違之界。而悔吝所由以有元者也。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在所必克。一念之惡。

在所必過識之蚤而圖之豫悔吝无自而生矣。若俟其
既至而後憂之則何益之有哉。此申悔吝小疵之意也。
卦爻善補過則爲无咎而易辭一遇无咎則爲震之奮
發警悟而不能自寧者。唯恐人之終於過而欲其補之
也。然其所以震之者无他存乎悔而已。蓋凡言无咎者
无不自悔中來。是乃易窮則變之機。良心復見之端。而
過咎所由以免者也。誠能知悔則忿艾既深而勇於捨
舊。覺悟自切而急於圖新。察其幾而致其決。將不終於
咎矣。若不能自悔而苟安焉。不將終於咎乎。此申无咎
補過之意也。陸氏曰。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
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

悔也。震頰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舉此二端。餘可例推矣。○此上兩節。即卦爻與辭而細論之。蓋申上文兩節而發其未盡之意。亦通例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陰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音

其者指卦而言之。向往也。○此言卦辭之通例也。言卦齊小大。則卦有大小矣。小者卑陋狹隘。以陰為主之卦也。大者明通公溥。以陽為主之卦也。辭辯吉凶。則辭有陰易矣。險者艱難恐懼。凶悔吝之類是也。易者平正通達。吉无咎之類是也。然辭之所以險易者。則以卦之情所向不同而言。蓋小卦之情。回互而艱深。皆為人欲之私。是以不向於夫。則向於小疵。而凶與悔吝之險辭隨

之矣。大卦之情坦夷而明白。實乃天理之公。是以不向於得。則向於補過。而吉與无咎之易辭隨之矣。聖人繫易。不過因其自然之象而言之耳。豈有意於其間哉。言卦。則爻可知矣。

右第三章

蔡氏曰。首章言畫卦也。二章言繫辭也。此章則合卦爻辭而釋其通例。易書之旨亦略備矣。○本義卦爻辭分三事而言。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此言易道之大。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言莫大於天地。故凡困於覆載者。皆不

足以擬之。而唯易則與之齊準。初无彼此長短之殊。何也。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如下文所謂幽明死生鬼神仁知晝夜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皆。是也。易以道陰陽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故於是道有以彌綸之。彌者。自其外以統觀。而陰陽生生之妙。无不包括於卦爻之中。是其規模之究竟繫屬者。初无罅隙間斷之可言也。綸者。自其內以細觀。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條悉於統貫之內。是其脈絡之所在。又非混淆錯雜而无別也。夫天地有是道。而易書亦有是道。如此謂之相準。豈不信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象燦然而有尊。故謂之文。地形井然而有條。故謂之理。地理之變。指分界之對待者而言。所謂上下四方。對待之易也。天文易見。故曰觀。地理難知。故曰察。察者。觀之詳也。幽明者。陰陽之顯晦也。文理者。陰陽之迹。故則所以幽明之理。陰陽之變是也。○天垂象而文生。地效法而理著。皆道之所在也。易書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故聖人以易而觀察之。即陰陽之循環。而觀其晝夜。即升降而觀其上下。即對待而察其南北。即雜居而察其高深。則天下之理。无一而不窮矣。由是而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陰而幽也。而其所以幽者。陽之變而爲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陽而明也。

而其所以明者。陰之變而爲陽也。知幽明之故。則幽明之理窮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原。推原也。始者。終之發端。反。反觀也。終者。始之歸宿。原始反終。聖人以易而原反之也。不曰以者。承上文而言也。下放此。死生者。人物之死生。而陰陽之循環也。說者。理之詳也。○言人物以生死爲始終。而其爲說。則理之難明者也。聖人因易以推其始。而求所以生。據始以要其終。而求所以死。則知人物之所以死者。氣散於殞落之餘。而理隨以盡。陽之變而爲陰也。其所以生者。氣凝於妙合之際。而理隨以全。陰之變而爲陽也。死生之說。

豈有不知者哉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物之所受以生而未屬於物者也。物既成。則謂之魂魄矣。魂魄即精氣之神也。游者。散而遠去之意。檀弓所謂魂氣則无不之。是也。魂升。則魄必降。故獨舉魂以該之。鬼神者。造化之迹。陰陽之屈伸。而人物之所以死生者也。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方其始也。精氣凝聚。而既有知覺。又有運動。則爲物矣。及其終也。精氣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爲變矣。凡此皆天地之道。易之所有者也。是以聖人以易而推之。則知爲物者。

陰變爲陽。神之來而伸也。爲變者。陽變爲陰。鬼之往而屈也。鬼神之情狀。有不自易而知之乎。此一節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由易書具天下之理故也。或曰天下之理多矣。此獨以三者言之。何也。蔡氏曰。此三者。理之難窮者也。於此窮之。則无一理之不知矣。然此自聖人之分而言。亦舉重以見輕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之道。聖人之性。雖若不同。然其爲理。則一而已。聖人盡性。故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窮神知化。善繼善述。立此參彼。而无毫髮之違悖矣。蓋與天地不相似。則未免有違。既似。則何違之有。此二句。一節之綱領。

下文乃詳言之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知去。

周。徧也。盡也。○此以下。詳言聖人之仁。知。以見其盡性。而與天地相似也。蓋天高明。其道爲知。地博厚。其道爲仁。此所謂道。則專指仁之見於行者而言也。此皆陰陽之理。而易書具之。故聖人用易以爲知。則聰明旁達。而於萬物之理。由粗逮精。无不各究其極。用易以爲仁。則至恩兼濟。而於天下之人。老安少懷。无不各得其所。如此。則知有實用。而不過於知。既非蕩於高遠。而不用其中。亦非淪於空虛。而不適於用矣。此聖人及物之仁。知蓋指處常者而言也。

旁行而不流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所以處之者有經有權。故時之所遭事之所遇有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雖欲守經而不可得也。於是爲之權其輕重而委曲遷就以處之。因時制宜隨事觀理。初不膠於一定之常。是則所謂旁行者也。旁行易流也。然行權之中亦天理之所在。則爲有以合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流於狂蕩變詐之歸矣。蓋聖人不得已而用權。初非假術以濟私也。此應事之仁知以處變者而言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樂音

此言知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之則默契膺命。與天

為徒。而自得乎優游。饜飫之趣也。命者。吉凶禍福之數。知之。則昭融洞徹。命由此出。而自得乎冥合。无間之妙也。夫樂天。則內重外輕。知命。則脩身以俟。是之定。守之固。而凡遇之變於外者。舉不足以累其光大之心矣。何憂之有。胡子所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即此意也。或以命。即為至命之命。恐於不憂之義未切。更詳之。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土。身所處之地也。敦。厚也。○此言仁也。蓋不安土。則自擇便利。而濟物之心亡。故仁不敦。不敦仁。則私意間隔。而愛物之體墮。故愛有限。聖人素位而行。无入不得。則

物我不形而天理周流。人及物之心。无時而不存矣。是安土即敦乎仁也。夫既有以立愛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无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矣。此與上句。又自其處已者而言。知之盡。仁之至也。然此亦即周物之知。齊物之仁。要其極致。而云爾。非謂聖人之仁。知由淺及深。而至此然後深且篤也。此一節言聖人用易盡性之事。蓋仁知性也。聖人仁知合一。故謂之盡性。所以用易者。蔡氏曰。知之輕。濼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知亦不外於易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為用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天地之化與泰卦所云天地之道不同。道兼地理。此則專以氣化而言也。○天地之化。理氣而已。理氣渾淪而無別。故有過。聖人從而範圍之。定爲四時。分爲五常。使各有節。而不過乎中焉。蓋極其大而言也。萬物之生。形性而已。形性在物而未成。則有遺。聖人因而曲成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使各得其所。而無少欠缺焉。蓋極其小而言也。此二者。聖人贊化育之事。盡性而至於命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之道。陰陽之循環也。必言晝夜者。以其循環尤易見也。兼晝夜而無偏也。與不過不遺爲類。知即中庸知化育之知。默契之謂也。與範圍曲成爲類。○天命

之運。陽爲晝。陰爲夜。而其生生之根。卽晝夜之相繼者也。明也。生也。神也。晝之道也。晝爲陽。而陽實根於陰。幽也。死也。鬼也。夜之道也。夜爲陰。而陰實根於陽。聖人妙動靜之德。而潛入於陰陽之奧。故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无不察也。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无不察也。此由聖人動靜周流。行无轍迹。蓋兼陰陽之道而與之。融合爲一者。故其所知。至於如此。豈特聞見之粗而已哉。此窮理而至於命者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易指易書陰陽而言。兩在不測之謂神。變化不窮之

謂易无方无體言其妙也。○此因聖人用易之事而見易書之妙也。蓋範圍曲成。通知晝夜者。聖人用易而无方體之謂也。然非易之神。易本无方體。則不能周聖人之用。故即此以觀。可見易書之神。在陰而又在陽。在陽而又在陰。所以妙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而一物兩體。初无方所之可名也。其易則爲陽矣。而又忽化陰。爲陰矣。而又忽變陽。所以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其往不滯。其來不窮。化流行。初无形體之可執也。此贊易道之妙。所謂與天地準者也。然獨屬之至命者。蓋至命乃窮理盡性之極功。於此言之。則窮理盡性在其中矣。○此一節言聖人用易至命。

之事至之爲言到也。命者，理性之原也。蓋天地之化，命之流行也。萬物命之賦予也。晝夜命之循環也。聖人範圍曲成而通知之，是其所造。已到天命地位而與之爲一矣。然謂之用易者，陰陽在天地間，其氣則爲化，其形則爲物，其運則爲晝夜之道，皆是物也。陰陽具於易，則三者在其中矣。此聖人之至命，所以有待於易也。

右第四章

此章首言易道之大，以見其周於用。復言聖人作易之事，以見易之大，亦互相發明之意也。所以有理性命之別者，蓋道一而已矣。自其散殊而言，謂之理。自心所具之全體而言，謂之性。自

本體之自然者而言。謂之命。命卽理性之所從出者也。要之聖人窮理之屬。不盡由於用易。此特言其理。以贊易道之大耳。然聖人既由窮理盡性至命。以作易。則其用之自能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猶一寒一暑之一。迭運之謂也。○天地之間。陰陽二氣而已。二氣之運。相爲循環。所謂一陰一陽者也。謂之道者。蓋陰陽氣也。道理也。道固不混乎氣之中。而亦不出乎氣之外。故陰者。道之體。所以立。陽者。道之用。所以行。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體用於是乎備矣。故謂之道。

非舍陰陽而別有道之所存也。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蓋道不雜乎陰陽，人不可認氣以爲理，故當離看。道不離乎陰陽，又不可舍氣而言理，故當合看。此言殊有深味。學者所當熟玩而精察也。此一句乃一章之綱領，下文乃詳言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不息之意。靜之終，動之始。如子之繼父也。謂之善者，指天地生物之德而目之，非善惡之善也。成者，凝成有主之意。○此以天命言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續終爲始，以肇其端。氣之方出而理乘以行也。時則太極本然之體，不雜於形氣之私，而純粹至善，无少疵。

類故謂之善。此天命之流行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之者精氣凝聚以成其形氣之已立而理隨以賦也。時則健順合德之妙已賦於人物之身而隨在各足不相陵借故謂之性。此天命之賦予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何莫而非一陰一陽之道哉。又嘗析而觀之則繼成者氣也。即上文所謂陰陽也。善性者理也。即上文所謂道也。以此觀之則信乎道不離乎陰陽矣。○周子名惇。字茂叔。宋道州人。世稱濂溪先生。作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程子兩程也。大程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世稱明道先生。小程即頤也。各有文集遺書外書諸編。文多不載。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

見如字。知者之知。二知字並。去聲。不知之知。如字。鮮。上聲。

見之之。指仁知謂之之。則指道而言也。謂之仁知者。隨其所稟之偏。而各謂道止於此也。其曰仁知。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之仁知也。君子之道。仁知合一之道也。○此承上文成之者性而言。一陰一陽之道。具於人稟者如此。蓋性出於天。本无不備。而寓於氣質。鮮有不偏。故有稟陽氣之多。得陽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動者。則仁有以掩其知。而爲仁矣。仁者。溫良博愛。不能私其身。不肯藏諸用。而念慮常發於感物而動之餘。是以見道之流盪發舒。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

以仁爲道之全。而不知仁之外。又有知也。有稟陰氣之多。得陰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靜者。則知有以掩其仁。而爲知矣。知者疏通知事。以有爲爲應迹。以及物爲餘功。而機緘常藏於寂然不動之中。是以見道之隱默貞固。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以知爲道之全。而不知知之外。又有仁也。至於百姓之愚。所稟不純。故其日用之間。非不囿於仁知之中。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復知有所謂仁知矣。夫仁知旣蔽於一偏。百姓又昏乎未聞。此君子仁知合一之道。所以終鮮其人也。然仁知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道无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

諸語助辭。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用如妙用之用。藏而曰用者。言所藏乃有用之物。對後目而言也。○此一節承上文。言人稟之偏而在造化則无不全也。蓋天地之間。大化流行。方其動而陽也。自无而有。而顯其生物之仁。於德爲元亨。於時爲春夏。氣之運也。理之行也。及其靜而陰也。自有而无。而斂其生物之用。於德爲利貞。於時爲秋冬。氣之立也。理之成也。造化出入之機。蓋如此。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又承上言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而其所以鼓之者。无思无爲。非若聖人必竭其心思。

而後能厚天下之生。立天下之命也。是非聖人不如天地。其分則如此也。必言聖人者。舉德業之至者。以著天地之尤至耳。夫仁者德之發。顯仁而萬物以出。則德盛矣。用者業之本。藏用而萬物以入。則業大矣。然皆出於无心。則雖聖人之德業。亦不能及。故以至哉贊之。非德業盛大之外。別有所謂至也。○本義機者弩之機括。絨者絲之總結也。機一發而弩即至。絨一引而絲即舉。造化伏藏。而後來生化之端。皆由此出。如弩機可以觸發。絲絨可以順挈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申說上文盛德大業之意。言藏用內也。今反謂之大

業顯仁外也。今反謂之盛德何也。蓋方藏用之時。收萬物之生意而盡藏於靜翕之中。不特一物之藏而已。此雖未發於外而爲業。然業之本在是。則爲有以立天下之有。敦萬化之原。而機緘一洩。其功不可量矣。故謂之大業。蓋有諸內。必形諸外。其內如此。則外之所發可知矣。方其顯仁之時。引生意之肇端。而淳然有无窮之妙。不特一時之顯而已。此雖發於外者。然必中之所蓄。充實深厚。然後施之而不窮。故觀其外之所顯如此。而知其根本之有餘積也。故謂之盛德。蓋發乎外者。本乎內。其外如此。則內之所存可知矣。向使積之不厚。則其發必小。外有未弘。則所積亦微。此內外相符之機。陰陽互

根之理也。○此二節以化機出入言陰陽之道也。蓋顯
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藏藏而復顯如
環无端是則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要之亦因繼之者
善而發其未盡之意。然彼以天人分陰陽。此於造化見
陰陽。又自有不同也。○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長安人也。
世稱橫渠先生。

生生之謂易

孔氏曰。生生者不絕之辭。○此以造化物理言。一陰一
陽之道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往來相禪。生息相吹。在
造化則消息盈虛。在人物則作止榮悴之類。皆是也。謂
之易者。陰生乎陽。則无者倏然而有。陰易而爲陽矣。陽

生乎陰則息者又忽然而消陽易而爲陰矣此其更革
靡定代換无常不可拘滯所以謂之易也夫陰而生陽
則道行於陽陽而生陰則道具於陰生生不窮是則一
陰一陽之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以生物之序言一陰一陽之道也萬物之始體質未
明所可見者彷彿端倪之微而已以其輕清而未形故
謂之乾此屬乎陽而道之用所以行也及其既生體質
已具則造化之詳密者皆可見矣以其重濁而有迹故
謂之坤此屬乎陰而道之體所以具也自微而著所謂
一陰一陽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數者七八九六之數也。占謂占卜之占。變者人事云爲之迹也。事謂事業之事。○此以人用易之事而明陰陽之道。蓋因造化以及易也。人當事來。抱著問易。必極數以求所值之卦爻。而知未來之吉凶。所以審趨避之途而決其事也。故謂之占。占者卜之於未成事之先。斯道方見於人謀而未定。陽之屬也。及其既筮之後。吉凶已明。於是推行於云爲之際。而善應不窮。則有以定天下之業。而成其占矣。故謂之事。事者行於既得占之後。斯道已措於事業而有定。陰之屬也。此皆人事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張忠定公名

詠字復之。宋鄆城人。忠定其謚也。公事未判時屬陽已

判時屬陰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道之妙用。以結上文之意。言二氣迭運。而一理行乎其中。欲以陰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陽也。欲以陽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陰也。蓋自繼善成性之大。以至極數通變之微。莫非陰陽而太極之全體。无不在焉。是乃於穆之妙。天載之精。初不滯於方體之中。而特超乎形器之外。不謂之神而何哉。此即陰陽之所以循環无端者。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右第五章

蔡氏曰讀此章者當知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亦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蓋道其統體而神其妙用也章內所載名目皆以理言而易書卦爻即以摹寫此理讀者默而識之可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大音荷下並同

易指易書廣以量言中之所含容也大以質言外之所包括也禦止也邇近也遠邇者地也靜謂不待安排正謂无所偏缺○此贊易之廣大而形容之言易之爲書其內則含著无涯其外則包括无外乃至廣而至大者也蓋易書所具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之理徧體乎事物

以言乎遠則雖八荒六合之外皆此理之流行貫徹而
充足有餘蓋无遠不到而莫之止也以言乎邇則雖心
目几席之間即物理存初不假安排布置之勞而莫不
端正无偏缺也以言乎天地覆載之間則萬事萬物統
體一陰陽一事一物各具一陰陽而几精極无形粗極
有象盈滿於其間者此理无不備矣夫天下无理外之
物則亦无易外之理故其廣大之規模如此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乾坤亦天地也必曰乾坤者以專直翕闢皆性情也下
云天地則以形體言矣先言靜者程子所謂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廣大指乾坤而言

○此一節言乾坤之廣大以見易之所以廣大也以乾言之方其靜而利貞體與坤別則生物之心確然專一而不貳及其動而元亨用與坤交則生物之用淳然直遂而不撓此其所以一氣流行瀰漫充塞而无空缺虧欠之處也乾之大不於是而著見乎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韓氏曰翕斂也○以坤言之方其靜與乾別而利貞也翕然凝聚而資生之妙收斂无遺及其動與乾交而元亨也豁然開闢而效法之功發達无隱是以能承天時行包容虛受而无遺洩滲漏之病也夫乾坤之廣大不外乎陰陽而易書之作正以道之故其廣大亦猶是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此廣大與上文廣大同。變通以下三者皆廣大中之目。因言廣大而及之也。配者相似之意。非配合之謂也。一陰一陽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義謂名義之義。○此一節言易之所有。配乎天人。以明廣大之實也。言廣大莫過乎天地。而易之廣大。有以配之。其盡萬物之變。冒天下之道。猶天之包括无外地之承受。无遺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有以配之。其陰陽相易。往來不窮。猶寒暑相推。氣化相禪也。此易畫之有所似也。至於卦爻之辭。隨其剛柔之義。而發揮之。是以有陰陽之義。而於日陽精明乎晝。月陰精明乎夜者。又各有所似焉。

此易辭之有所似也。此皆配乎天道者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賜音

至德在人。易簡之德也。○此亦以易辭而言。卦爻之剛者所言皆本乎健。坦夷明白易之善也。卦爻之柔者所言皆本乎順。要約徑直簡之善也。所以配至德者。蓋人以健存心。則至易而不難。以順處事。則至簡而不煩。足以配之也。此易之配乎人事者也。觀此四者。則廣大之實明矣。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夫音
此贊易書之至。而即聖人用易之事以見之也。理之得

於心者謂之德。見於事者謂之業。德業之崇廣者。莫過於聖人。而其所以崇所以廣者。則於目而得之。故可以見易之至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去

崇者。高明超卓之意。卑者。切近精實之意。效法。猶言配合。非謂倣效取法也。○此推德業崇廣之由也。知者。心之神明。理之所以妙而為德之地也。禮者。事之節。文理之所由約而為業之本也。然皆具於易書之中。聖人窮是理於心。則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而識見超邁。其知崇矣。措是理於事。則務庸。德之行。謹執禮之細。而踐復篤實。其禮卑矣。然豈特尋常之崇卑而已哉。天體高。

明覆於萬物之上。而聖人之知。超乎萬物之表。則其崇如天。地體博厚。載於萬物之下。而聖人之禮。切於萬物之實。則其卑如地。崇卑各極。其至如此。則德安有不崇。而業安有不廣者乎。故下文遂言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者。陰陽之變。凡造化之運行者。皆是也。道統體義條件。門者。物之所從出也。○此正言德業之崇廣也。先言天地以起聖人者。承上文效天法地而言也。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二氣推遷。五行順布。而陰陽變化於其中矣。此天地之所以有盛德大業也。聖人知崇如天。則察之精。而成性之極。於高明者存存而不蔽。禮卑如地。

則由之盡而成性之敦於切實者存存而无間矣。由是率而行之以爲事物當然之道。則以一貫萬而順應不窮。行而宜之。以爲事物裁制之義。則因時處宜而流行不遺。亦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也。夫道義得於心。則日月盛而德崇。見於事。則日月積月累而業廣。非德崇業廣而後道義出也。然必由於窮理而知崇。循理而禮卑。是皆得之於易也。其周聖人之用如此。此其所以爲至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文王也。見者於卦中見也。擬者。比度之意。物宜。猶言物類。自諸卦而統言之。則曰贖。自其各有所取而言。則曰物宜。其實一也。胡氏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二其字。皆指贖而言。○文王作易。觀於伏羲所畫之卦。見其中所具陰陽純雜之象。紛紜錯綜。贖而不齊。故於繫象之時。比度其形容。而擬其所取之類於先。於是即其所擬。筆之卦下。以象其物之所宜。則彼此相肖。虛實相形。而象之得名。以其象天下之贖也。此指文王繫象而言。即前三章所謂言乎象者也。或以爲伏羲畫卦。失其旨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斷音

此聖人指周公。天下之動。謂易之所有。如涉川。婚嫁之類是也。會通。會中之通也。蓋衆理所會。觸處難行。然其中必有一塗可行者。是則所謂通也。行如推而行之。行。典常也。禮。理之所當行者。即所謂通也。據理而言曰通。自聖人立法而言曰典禮。其實亦一也。三其字。皆指動而言。○六爻之中。莫非事物變動之故。而常變內外。紛然不齊。乃天下之動也。聖人有見乎此。於是統觀衆理之會。而於會之中。又詳其理之可以通行無礙者。立爲經常不易之法。而措諸天下之民。然後於爻之順乎典禮者。繫辭以斷其吉。而使人知所趨。逆乎典禮者。繫

辭以斷其凶。而使人知所避。則爲有以效天下之動。而待萬變於無窮矣。此所以謂之爻也。

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鳥
路反

上原爻象所由立。此言其爲至理所寓。以起下文擬議之事也。言文王因天下之賤而立象。則象言天下之至賤矣。周公因天下之動而繫爻。則爻言天下之至動矣。若此者。宜若可惡而可亂也。然物宜之象。皆本於陰陽之理。理一。則有以齊其賤。而意味深長。玩之而不厭。衆何惡之有。吉凶之斷。唯觀其會通之理。理一。則有以一其動。而隨事各當。有條而不紊矣。何亂之有。此易之所

以可用而人之所當擬議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比度也。議。商確也。皆兼動靜而言。二之字。皆指象爻也。變化者。言動時措之宜也。○此君子體易以妙其用之事。承上言象不可惡。爻不可亂。則言動之理。盡於易矣。是以君子將有言動。不敢苟焉。以自肆也。必由象辭以明其理。而定心極於其先。由變占以決其機。而審趨避於其際。然後從而言動焉。所以然者。正欲成吾身之變化。而使言動之間。淺深詳略。行止弛張。无所凝滯。而各得乎順應之妙爾。此君子之言動。亦不可得而惡且亂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爻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該甚廣。此獨以言行釋之者。朱子以爲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是也。君子指在位者而言。居其室。猶鶴在陰。出其言。猶鶴之鳴。遠近之應。猶子之和。善則有好爵之意。應則有靡之之意。善與不善。皆本中孚而言。誠僞之分也。○言君子居室之間。雖非大廷廣衆之際。然使其言根乎實心。符乎實理。而有一誠无僞之善。則能有以感天下之心。而千里之外。聞者莫不悅服而應矣。况在警轂之下。而聽聞真切者。有不應

乎不善反是。在言如此。則行可知。故下文又并行言之。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行二

字並去聲下
同見音現

此以下皆兼善惡言之。而此五句即言行感通之速。而明其在人爲甚切也。君子之言如命令告戒之類。動於心而宣於口。乃出乎身而无與於民者。然心聲一著。而天下皆屬耳焉。未始不加乎民也。君子之行如威儀政事之類。始於家而著於朝廷。乃發乎邇而无與於遠者。然風教所被。而天下皆屬目焉。未始不見乎遠也。於此見君子之言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戶之樞。樞動而戶闢。如弩之機。機動而矢發。不容有頃刻之停焉。感通

之速如此。此其所以當謹而不可忽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主者對賓而言。○承上言樞機之發而善則遠近應之而榮。是善爲榮之主也。發而不善則遠近違之而辱。是不善爲辱之主也。榮非自榮。辱非自辱。由吾善惡有以召之。故謂之主。蓋從違在彼。而善惡在我。彼爲賓而我爲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即感通之理而極言之。蓋天地雖大。吾身雖微。然於穆不已之誠實與我相爲流通。故言行而善則以誠感誠。而和氣致祥。有以動天地之孚祐。不善則僞與誠反。

而非氣致異。有以動天地之譴責。是一啓口動容之間。而昭監簡閱。无毫髮爽。非但爲人榮辱之主而已也。夫言行在人。其小閤榮辱。其大動天地。如此則君子可不慎其所發。以中孚爲本。而召榮求福乎。此一節釋中孚九二爻義。然其立言不盡與周公同。要之亦發其蘊耳。卽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處上聲
斷音短

臭者氣之總名。○君子大同之道。不係於迹而係於心。故始而觀其迹。則有出而仕者。有處而隱者。有默而晦者。有語而言者。若不同矣。然要其終而論之。則二人者。

各得其分。各安其義。能以中正相孚。而讒邪間隔之計。无自入焉。如利刃之斷物。迎刃而解。雖堅如金。亦可斷之。而无難矣。其心既同。則言論之間。莫非中正之發。是以彼此互覺其有味。而不嫌於出處語默之殊。如蘭之馨香可愛也。此釋同人九五爻義。初若不同。有先號咷之象。後實无間。有後咲之象。要之亦大略相似而已。學者不可泥爻辭先後二字。而失夫子之意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言動當求其心之同。而不必於其迹。可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錯音

孔氏白錯置也。○此與下句。即象而先釋之。言安貞者

莫如地。故錯物於地。則已安已固。亦云可矣。况又藉之以茅。則安固益至。其何傾覆之有。是其心不以安固爲可。而猶慮其危。且顛必欲置諸久安極固而後已。故以爲慎之至也。蓋錯物而不於地。則肆而不慎。止於地而不用茅。則慎而未至。故必兼此二者。而後爲至慎也。

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夫音

慎。猶守也。斯術。藉茅過慎之術也。○承上言。茅之爲物。靈不如蒼。馨不如蘭。甘美。養人。不如五穀。初非鍾天地之瑞。爲草類之秀者。是其爲物至薄也。然用之以藉物。則所以表敬慎之心。免傾墜之失者。皆賴焉。是則用之。

可重也。此藉用白茅。所以爲慎之至而无咎也。苟能守此至慎之術。施諸言動之間。與而後發。審而後行。則一言一行。各當於理。而可以无悔尤矣。其何失之有哉。即此爻而擬議之。則慎不容於不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方勤於事之謂勞。伐。誇也。事成而有利於人之謂功。德。如德色之德。不德。不自以爲德也。○此即勞謙之事。而贊美之。言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而爲王馳驅。爲民經營者。勞之謂也。及其事既成。而澤在生民。功在王室者。有功之謂也。然且以爲職分之所當爲。而處之。欣然。既不以勞而誇示於人。亦不以功而偃然自負。則其器度優。

遠識量深厚而非淺薄之士所能及矣。此所以爲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下去

此釋爻辭勞謙二字之義。言所謂勞謙者。正言其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以之下人者也。上文蓋泛言之。此方指三而切釋之也。

德言盛。禮言恭。

德謂理之得於己者。言猶念也。如永言配命之言。此原九三勞謙之心。言三之所以勞謙者。正欲其德之存於中者。一疵不存。萬善咸備。必求日進於聖神之域。而不安於小成也。其於禮之見於外者。則又欲其合於端。

嚴中於矩度。隨其所接而不涉於慢惰倨傲之私焉。君子之立心固如此也。夫德言盛則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而自无傲之可言。禮言恭則唯恐內失己。外失人。而自不至於傲。此其所以勞而能謙也。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有終之義。言三之勞謙。雖非為固位之計。然能致恭。則人道所好。位自以之而存矣。所謂上不疑下。不忌而可以長守富貴焉者。故謂之有終也。苟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則是自貽伊戚而已。何位之能存哉。擬議於此。爰當以功而下人也。

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義見乾卦文言傳。即此爻而擬議之。則處時之窮者。貴乎通變而不可亢以取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亂。禍亂也。如下文失臣之類。孔氏曰。階。梯也。○亂。不虛生。自言語始。故君欲保其臣。則納其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害其賢。敵國謀其能。无以保全其下。而失於言。則小人害其賢。敵國謀其能。无以保全其下。而失臣矣。臣欲自全其身。則自爲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肆其讒。敵國行其間。无以取信於君而殺身矣。此皆謀國不密之亂。蓋舉其大而言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幾平

幾事。幾密之事也。害成。害其成也。○事關利害。幾伏隱微而時勢所不當洩者。幾事也。夫既謂之幾事。則雖過爲之防。猶懼其幾之已動。而人或得以窺之。若更不密。則人之忌其成。而樂其敗。憚其不便。而攘其成功者。皆得因其幾而先破之矣。欲事之成。得乎。此又事之至要者。蓋通衆人而言也。○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王安石而被酒滯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上文三者皆所謂亂也。而其原皆始於言語之不密。如此。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者亦唯慎密其言而已。然此亦與爻辭不同。蓋彼以行言而此以言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乘也之乘去聲餘皆平聲

盜盜情也。下言乘器則思奪之。慢暴則思伐之。皆伺其隙而為寇。所謂情也。乘車也。○言作易者知寇盜之情以解六三之辭。非知盜者不能作也。又釋負乘二字之義。以為負者。小人无善可用。而傭販卑賤之事。乘者。君子有德可尊。而寵錫榮顯之器。是其為類有不可同年。

而語者。豈可使小人暗于陰據。以爲名器之辱哉。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伐者。聲其罪而奪之也。○承上言乘爲君子之器。則唯君子乘之。乃稱其德而壓衆心。故可以免盜。若以賈販之人而乘是器。則才德不稱。處非其據。適啓謀利者攘奪之心。而盜斯奪之矣。且以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其上。暴其下。可攻之釁。既自我開。則謀利者。因得借以爲辭。而伐之矣。安能久有其位乎。此盜之情也。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此盜字。與上下文異。蓋對淫而言。謂偷也。冶。如陶冶之冶。謂習其容也。○此沒言物理。乃承上起下之辭。藏之。

密者盜无自生。若慢其藏。則有以啓謀利之心。而人盜之矣。是教人盜之也。容之淡者淫无自至。若治其容。則有以啓悅色之心。而人淫之矣。是教人淫之也。此皆禍由已致者。故及之。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上文泛論其理。此則指爻而言之。言負乘而致寇。正猶慢藏冶容而致盜與淫。乃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咎於寇。而歸咎於致寇之人。所以爲知盜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人當度德量力。不可據非其分也。○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此上七爻發擬議之例。要之亦舉其槩而言耳。又

章首言卦而此不之及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